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真夢
第三十回 試題榜冰玉約園遊 邀乞巧蕙蘭訂仙偶

話說賈母正在勸留林如海，忽見賈珠匆匆進來，尋姑老爺說話。原來警幻那邊奉到玉皇批敕，打發人送了來的。林公連忙站起來，從賈珠手中接過一看，乃是念他任職賢勞，特恩予假半年，俾資休養。寶玉從旁看見，不禁狂喜，笑道：「姑爹這可得多住住了。」又念給大家聽了，莫不喜形於色。賈母笑對林公道：「人留不如天留，這才是天恩高厚，無微不至呢！」鳳姐笑道：「咱們說一千句話，不如這一張紙條兒。姑老爺這還有什麼說的？」賈母和眾人都笑了。此後，林公便暫在太虛幻境住下，賈夫人因住得長了，也搬至絳珠宮同居。有時兩邊住住。眾人中頭一個喜歡的，當然是黛玉。他自幼失了父母，如今還能在身旁朝夕侍奉，這真是生平想不到的。其次便是寶玉，向來是喜聚不喜散的脾氣，又深體黛玉的心思，巴不得林公夫婦在這裡長住才好。其餘諸人面子上也都是喜歡的，只賈珠見林公一時不走，便要獨自先行。

禁不得寶玉千哥哥萬哥哥的央及他，也只可暫時住下。

自從賈夫人搬到絳珠宮，寶玉無須常川在那裡替林公解悶。

騰出工夫，便一意督促園工堆山鑿地、起樓豎閣，一日勝似一日。漸漸看到安設簾斷，勻配裝修，又要忙著添置鋪墊陳設，一面親督人移花補樹，又有一個多月，方才大致告竣。想趁著林如海在此，求他題些匾額對聯。

那日天氣晴暖，親自去請了林公，又約了賈珠和湘蓮、秦鍾諸人，陪著到園中逛逛。一時林公到了，先至賈母處稍坐。

然後會齊眾人一同入園。從工字院旁一個月亮門過去，經過兩三層院宇，遍是山石堆砌，高下縱橫，點綴入畫。又走過一處大坐落，那山石越發多了，石山上尚有幾處台榭。從一山洞走過去，只見四面俱是層巒疊嶂，鬆篁交翠，曲逕縈紆。其間許多奇石，或如臥豹，或如蟠虯，或如立鬼，狀態不一。只不知從何走去方是正路。

寶玉笑道：「姑爹隨我來罷。」說著，便引林公諸人走到一段峭壁之下，山回路轉，見一洞門。秦鍾攙了林公從洞口進去，洞中都鋪著青石，甚為平坦，旁有石罅，漏著天光，紆迴窈折，不知幾轉，方才出洞。及至走出，又是一帶清溪迎面攔住。遠遠看去，飛樓對岸，杰閣連空，映帶著許多花樹，林公笑道：「此處佈置甚巧，只是路徑太曲折了，老太太和女眷們怎麼好走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這是抄近路，若是從那處大坐落直走過去，另有一條平坦大路，可就繞遠了。」林公又問道：「這裡又沒有船，可怎麼過去呢？」寶玉道：「船是有的，此時還用不著。」

又引林公和眾人從一座石山穿過去，見近溪沿岸遍圍著白石欄杆，路出柳陰，芳洲在望，那洲中也小有亭榭。又走了幾十步，石欄曲處現出一段竹橋，從竹橋上迤邐行去，至一六角水亭。林公走得有些乏了，便在亭中倚欄坐下，看四面的風景。

笑道：「此處頗似西湖的平湖秋月。」寶玉便請命名，林公道：「我素日不長於此，你們都有捷才，想出來大家商酌罷。」湘蓮道：「咱們坐在這裡，一陣陣荷風吹過來，從心裡都是爽快的。」秦鍾道：「就取這個意思，名為『暢芳』何如？」賈珠道：「前人的詩『荷葉繞門香勝花』，不如名為『香勝』。」

寶玉拍手叫絕。林公道：「我集了一幅對子，也不甚切。」便念道：

碧雲夢後山風起，

長笛聲中海月飛。

大家無不贊美。坐一會，又出亭向洲上走去，見迎面是一座水榭，雲窗四敞，湘簾半垂。窗外便是荷池，翠葉亭亭，迎風欲舞。湘蓮笑道：「這裡才稱得『香勝』二字。」寶玉道：「就取名『披香』何如？」林公點頭微笑。賈珠道：「還是姑老爺想一幅對子罷。」林公道：「你們也想一兩聯，不要為我微才所掩。」秦鍾道：「我也集了一聯，不知可還用得？」隨即念道：

小園新展西南角，

明月平分上下池。

林公道：「這兩句好像在那裡見過的，句子也無甚深意。」寶玉道：「我集一聯長短句罷。」隨喚人取出帶來筆硯，寫的是：

家在落霞邊，橫波清剪西湖水；

夢回芳草夜，天風吹送廣寒秋。

林公看了笑道：「這真是司文院中人語，絕沒有人間一點煙火氣。」賈珠等也跟著稱贊一番。

大家走至洲外看看遠景，又走過一段溪岸，忽見高嶺在前，鬆檜遍山，濃翠欲滴。寶玉道：「這裡山路雖平，究竟走著吃力，咱們繞別路過去也是一樣。」林公道：「久不登山，借此練練腰腳也好。」便同眾人緩步上去，那山路全用白石子砌成的，卻還好走。轉過幾層山徑，見山腰有亭，即至亭內稍歇。寶玉道：「這亭子題個什麼呢？」湘蓮道：「半山亭就很好。」秦鍾道：「還不如取名『積翠』呢？」林公道：「此間眼界甚寬，我意中是『天繪』二字，也集了一幅短聯，你們看是如何？」

隨又念道：

湖山繞尊酒，

環佩擁神仙。

賈珠道：「難得只十個字，又有景又有人。」寶玉更欣贊不置。林公道：「這裡的山也是現佈置的麼？」寶玉道：「這是原來的，只添些樹木。若是平地為山，那有這麼神速呢？」

又從那亭外尋路上去，那山路便漸漸窄了，兩旁都是松樹，意境幽峭。寶玉、湘蓮二人忙上前攙扶林公，走到山頂平處，乃是凹字短牆，圍著兩層朱閣，門窗欄雕刻得非常精緻。憑欄四望，遠山近水俱在眼前。寶玉邀林公和眾人登閣小坐，賈珠道：「這裡看月賞雪都好。」林公道：「若是春秋佳日，在這裡焚香讀畫，那才是清福呢。」湘蓮道：「此處占全國之勝，要好好想想個名字。」賈珠道：「若論風景，居高臨下看得最遠，就名為『遐鏡閣』如何？」林公道：「遐鏡二字固新，未免把青山拋掉。你看那四圍山色都湊在幾榻之間，總要用『來青』或是『延青』才見佳處。」眾人都道：「『延青』二字最妙。」又請林公題聯，林公笑道：「我也效顰集詞罷。」想了一會，念道：

淡佇洞庭秋，幾陣涼風生客袖；

笑把浮丘袖，四圍晴黛入雕欄。

賈珠道：「這比寶兄弟那副意境更超了。」林公笑道：「若說清超，未必能勝。略為切景而已。」一面說著，便下了山閣，從山徑曲折下去，又過了兩處坐落，都是雕楹畫棟，不及進去細賞。

一路走到平地，繞過曲折游廊，見前面一片粉垣瓦屋，從牆頭露出千百竿翠竹。林公和眾人走入，只見院中遍是竹陰，竹間一條甬路，用五色石子堆成，漫了許多花樣。正面五間精舍，三明兩暗，別有復室。後院兩大株玉蘭、木筆，紫白交映，開得都似花傘。賈珠道：「這一處真幽雅，妙處就在這些竹子。」寶玉道：「這裡結構是仿取瀟湘館大意，就是林妹妹生前住的地方，非姑爹賜名不可。」林公道：「只換一個字，名作『湘春館』便不顯衰颯了。」又集了一幅詞聯，是：

明月當空開寶鏡，

春風吹綠上眉峰。

眾人稱贊一番。又從後院出去，小溪如帶，上有朱欄短橋。

度橋前進，穿過藥圃花，別有一處院落。竹籬為障，連接花棚，一半開著薔薇，紅紅白白，繁英交展。棚下是

個凹字廳，由廳過去，又是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。門內綠柳低垂，碧桃盛放，點襯幾塊玲瓏峰石。走到游廊盡處是一個鏡子門，寶玉將門撥開，引林公諸人進內，卻是勾連搭的五間精舍。其中全用博古■斷，前有抱廈，左右分種芭蕉海棠。秦鍾見了，先笑道：「這裡分明就是怡紅院，還有別的名字麼？」林公走得乏了，先至抱廈坐歇，口中還贊那集錦■斷的精巧，卻不知是有樣本的。賈珠道：「我倒想了一個名字，取那『乞取春陰護海棠』的詩意，名做『護春』罷。」林公道：「『護春』二字卻好。我想不如把進門的大坐落名為『護春堂』，取其籠罩全園，這裡只名『留春院』。」寶玉問「留春」之義，林公道：「『紅了櫻桃，綠了芭蕉』是送春的詞，我們把他翻過來，所以取名『留春』，也暗含有『怡紅快綠』之意。」秦鍾集了一幅對聯，念將出來是：

一徑綠苔凝曉露，

萬條紅燭動春天。

寶玉聽了，先就痛贊。林公道：「對句卻好，可惜出句不稱。」隨後賈珠又另想了一聯，是：

香色向人如有意，

風情莫道不因春。

原來也是集詞的。林公非常稱賞道：「這才是名句呢！」大家也都推服。

又歇了一會，走出院門，從山上盤道過去，兩行桃杏夾道成林，林間藏著一所清涼瓦舍。迎門是大玲瓏山石，栽著許多異草，有蟠藤的，有引蔓的，也有開花結子的。山石後兩大棵翠栝，覆陰滿院。上面五間清廈，四面出廊。林公道：「此處結構頗奇，諸君何以名之？」寶玉笑道：「這也是仿家裡蘼蕪苑的。」林公道：「那蘼蕪通夢，是漢武帝李夫人故事，不知當日何取於此？如今只把『蕪』字改作『香』字，便另是一番意境了。」寶玉自己又集了一副詞聯，是：芳徑與誰同鬥草，

花前側聽有流鶯。

林公和眾人都道好。寶玉道：「這裡不要多坐了，還有好幾處呢。」大家重又走出，卻見前面是一帶山坡，竹徑鬆林隨坡曲折。再過去便是一大片梅花，約略有幾百棵，高下依山，圍成香海。山坡之上，峭壁之下，有幾間精室。大家看了一回，有擬名「寒香館」的。有擬名「浮月崖」的。還是林公取姜白石舊時月色詞意，定名為「舊月」。翻過峭壁，山景更幽，岩坳山脊處處都是桂林，桂林中有幾間丹房，定名為「金粟庵」。過此，岩徑漸低，奇石紛出，有一處坐落，疏桐瘦石，瀟灑絕塵，便名為「瑤林仙館」，都不及擬聯。其間尚有許多風亭月榭，一時也不能備覽。

漸漸到了平路，忽聞水聲淙淙，清如瀉玉，原來是一道瀑布自山腰曲折而下，直注至下面荷塘。那段荷塘水面甚廣，中有一道柳堤，寶玉引眾人從雁齒橋度過，直行至柳堤南面。陡見島嶼中間水閣高峙，一路走上去，那水閣雖不甚高，卻甚寬敞。前後七間三卷，左右又各貼五間橫廳，面面都是綠窗油幔。

賈珠道：「姑老爺今兒走多了，在這裡多歇歇罷。」林公道：「好在處處都有風景流連，還不覺著甚累。」說著，便在廊前坐下。此時夕陽欲下，水鳥翻飛。花影波光，令人神怡心曠！

林公道：「此間確是消暑佳處，可惜算到夏令，我的假期又滿了。」賈珠道：「姑爹想個新題，以盡其勝。」林公道：「我們再慢慢著想，不可辜負了眼前佳景。」一時寶玉想起「小瓊華」三字，和林公商量。林公道：「這三字只可作為島名，我另想了『涵萬』兩個字，作為閣名似乎還稱得起。」又集了一副長聯是：

清唱和鳴鷗，為愛琉璃三萬頃；

御風跨皓鶴，好去蓬山十二重。

大家都道：「這才是仙筆，今天所題要以這聯為最。」正在談論，遙見對面柳岸有一隻畫舫緩緩撐來，直至閣前停泊。

原來黛玉怕林公走路累著，叫侍女們撐船來接的。林公諸人上了船。仍舊談笑，不覺已到香勝亭前，那裡另有藤轎候著。寶玉照料林公上了轎，隨至內室休息。賈珠和秦鍾諸人便各自散了。

那晚上，林公在赤霞宮和寶黛談至定更，又商定了許多匾聯，那園子便名作「會真園」，也是林公起的。等到賈母那桌牌散了，林公又上去坐坐。賈母笑道：「鳳丫頭要留姑老爺逛園子的，果然叫他說著了。」鳳姐道：「咱們了半天，也請姑太太逛逛園子。老太太替說說，賞我們個臉。」賈夫人道：「我也正想逛逛呢，又沒外人，還用請麼？」賈母道：「姑太太既答應了，咱們就湊個份子，還得你做提調。」鳳姐道：「這點小東道，讓我孝敬了罷。」當下說定了，鳳姐做東道，後天在園子裡吃飯。

寶黛二人送林公夫婦走後，回至內室說了一回閒話，黛玉道：「你今晚到西屋去罷，我還有事呢。」寶玉道：「什麼事要瞞著我？」黛玉微笑不答。又再三的追問，方說：「鳳姐姐要我送他回去瞧瞧平兒，我早已答應了他。今兒沒事，同他去一趟罷。」寶玉道：「我也和你們同去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去做什麼？」剛好紫鵲進來，黛玉便吩咐他把那邊大隊人馬叫來，伺候二爺上任去。一時晴雯、麝月、金釧兒、芳官、藕官、四兒都來了。寶玉道：「你們來做什麼？」晴雯笑道：「奶奶叫我們來請二爺，這不是明知故問麼？」寶玉道：「你們為什麼單聽奶奶的。」金釧兒道：「爺奶奶一樣重，怎麼不聽奶奶的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既是一樣重，我的話你們也得聽。此刻，我叫你們伺候奶奶，替他寬了衣裳，送他到被窩裡去。你們只管去你們的。」金釧兒道：「那個話我們可不能聽。」寶玉道：「怎麼我的話你們就不聽了？」黛玉看著寶玉道：「你到底走不走，我可要干我的去了。」於是晴雯、麝月向前拉著寶玉，芳官、四兒等從後推著，一溜煙的走去。黛玉看著也笑了。那時，黛玉如何去尋鳳姐同往榮府，不必細表。

卻說平兒那晚上因賈璉在城外有事未回，獨自擁衾悶坐。

朦朧中忽見鳳姐掀起軟簾，走近牀前，說道：「平妹妹，你們過著好日子，把我丟在脖子後頭了。」平兒忙要站起，鳳姐一手按住，便在炕沿坐下。平兒道：「奶奶怎麼回來的？我們那一天不想著奶奶，前兒我還和寶二奶奶說，要跟他上太虛幻境去見您呢！」鳳姐道：「想不想的也是那麼回事，難得你還看顧姐兒。若不虧了你，早被那黑心的叔叔、舅舅給賣掉了。眼下姐兒嫁過去，他們待承的怎麼樣兒？」平兒道：「姐兒出了門子，公婆待他很好，小夫妻也和睦，姑爺還中了副榜。前個月，姐兒還回來看龍船呢，奶奶只管放心罷。」鳳姐道：「我聽說你添了個大小子，二爺也讓你給管好了，這真是『紅蘇卜加辣子，看不出來的』。我從前饒那麼看著，還看出故事來呢。」

「平兒道：「咱們二爺這兩年也收心了，我那裡管得住呢。就這麼著，那麼玩笑地方也斷不了去。」鳳姐又問起家事，平兒將寶釵一番整理，如今不愁家用，都和他說了。鳳姐道：「論理也該叫他們辦去，咱們貼盡心力，終歸要到那房裡去的。」正說著，忽然把眉頭一皺道：「噯！說了半天，把要緊的話倒忘了。我從先有一筆私房，存在丁字街舅奶奶那裡，怕咱們糊塗爺知道了又要亂花，總沒有提起。你們若有正經的用項，只管往舅奶奶那邊拿去，他那人倒是一文不苟的。」平兒道：「無憑無據的，人家就肯給麼？」鳳姐道：「都是自己人，有什麼憑據！他若不信，只叫東府大奶奶過個話就得啦。」話還未了，只聽窗外有人叫鳳姐姐，彷彿黛玉的聲音。鳳姐連忙站起道：「你們好生過罷。我是和林姑娘來的，他去看雲姑娘都回來了，正找我呢，將來有空兒再來瞧你。還有一句話帶給二爺，那二姨也在我們一塊兒呢。」平兒要起來送他，鳳姐使勁一推，忽然驚醒。聽那更鼓，正在三更時候。心想：「這個夢非常真切，決不是心裡想的。又想起鳳姐生前對他那番恩意，不免傷感！」

第二天閒的時候，便要去尋湘雲，問他曾否夢見黛玉。走到園裡，卻遇見湘雲正往寶釵處，就和他一路同去。兩人將夢境對說了一回，湘雲說到賈母和林如海夫婦都在太虛幻境住著，新近蓋好了園子，比大觀園還大，將來還要約我們去逛逛。這是鳳姐沒有說的。

一時到了怡紅院，寶釵正在剪紙塊兒，教給蕙哥兒認字。

見湘雲、平兒進去，忙將字塊擱下，大家相見。湘雲笑道：「寶姐姐，你又唱機房訓子了。哥兒出風疹子剛好，還該讓他多養

養，趕碌得過餘了也不好。」寶釵道：「這孩子真皮實，出疹子那兩天也不肯歇著。一好了，自己就要認字，每天總要認十幾個字呢！」平兒道：「我看蕙哥兒將來也同他哥哥一樣的。那蘭大爺小的時候，自己一個人在院子裡走來走去的背唐詩，我們都眼見的。老爺那年帶他出去做詩，也不過才十三四歲罷了。」湘雲道：「俗語說的『大蘿蔔那用尿澆』。就是寶二爺當日，也何曾一天用過苦功，一出去考就高中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們倆怎麼會湊到一塊兒的？」湘雲道：「昨兒晚上，林丫頭給我托夢，說是送鳳姐姐回來的。我想來尋你，問你見著他了沒有？不想一出門就碰見平嫂子，背了鳳姐姐的一套話，一定是他們真回來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他昨兒並沒來瞧我。」湘雲道：「林丫頭還說起，他們那裡新園子蓋好了。有一所叫『蘅香苑』，是給你預備下的，叫我們一起去呢！」平兒道：「寶二奶奶那回到太虛幻境是怎麼去的？」寶釵不肯說黛玉留香的話，只說道：「我也是林姑娘來接，跟了他去的。自己怎麼能去呢？」平兒也就信了。大家說了一回話，同至王夫人處。

剛巧尤氏和佩鳳、偕鸞都在那裡，寶釵道：「大嫂子今兒倒有空出來走走？」尤氏道：「那裡是有空啣！你大哥哥打發人來接他們倆到任上去，好替了蓉兒回來照管家務。我帶他們來辭行的。」湘雲道：「大嫂子，你是堂堂節度夫人，為什麼自己不到任上去風光風光？」尤氏笑道：「像我這燒糊了的卷子，還風光什麼！那蓉兒媳婦又是個木頭，任什麼事不肯開口。

我若一走，那府裡可就散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那府裡真虧你一個人撐著。從前有鳳丫頭在世，我一切交給他，就沒知道當家的苦處。這兩年可嘗夠了，若不是寶丫頭和平兒，還不知過到什麼地步呢？」尤氏道：「太太到底是福氣人，若是蓉兒前頭媳婦還在，我也舒服多了。」又問王夫人要南邊什麼東西，好叫蓉兒帶了來。王夫人道：「我可短什麼呢？只要他們在外頭築宗耀祖，比帶什麼東西都強。」一時尤氏退下，平兒請到他那屋去坐坐。尤氏道：「我和寶二奶奶還有話說呢。」又至寶釵處坐了一會，方才回去。

此時賈蘭在京，聖眷甚隆，署刑部不到三個月，便實授吏部侍郎，入直軍機贊襄政務。一切親朋稱賀，家庭訓勉，無待細述。從此，每日丑末寅初就要入朝辦事。這兩年朝廷將西郊靜明、清和諸園重新修復，奉皇太后駐蹕，自春季至冬初都在御園聽政。賈蘭因城內往來不便，只可以海澱賃了一所大四合住宅，攜同梅氏、權哥兒在那裡分住。到了六月底，正遇著時饗太廟，接著又有幾處祭祀，皇上這些日子還宮聽政。賈蘭也帶了梅氏母子回來。

那天是七月初六，梅氏五鼓起來照料賈蘭入直，歇了一會，天已大亮。梳洗完了，見晨光尚早，想起明日便是七夕，和麝雲、憐雲取些秫秸、麵粉、零碎綢緞，製成星橋雲幃並牛郎織女之像。牛郎裝的是蓑衣草笠，織女穿的是雲錦彩衣，以至機絲鞭轡、妝鏡巾箱無一不備，而且迫肖如真。李紈見了，深喜他做得工巧，趕著約了探春、惜春、寶釵、平兒、湘雲、岫煙，在園中綴錦閣陳設巧台，預備下蛛盒針碗，又命婆子們彩了許多瓜果蓮藕，一面打發人分頭去請薛寶琴和李紋、李綺，又因那天是巧姐的生日，也接他回來玩耍。剛好微雨新涼，綴錦閣下排列幾十盆建蘭，湘簾四垂，幽香襲襲。

過了晌午，探春、惜春、岫煙、寶琴、李紋、李綺先後來到，寶釵帶了蕙哥兒，平兒帶了菖哥兒，邢岫煙帶了蘭香，梅氏帶了權哥兒，還有那些丫環們打扮得花花綠綠都來湊趣。大家見梅氏捏的牛郎織女栩栩如生，無不稱異。蕙哥兒比他們大些，走到案前指指說說，更為高興。寶琴笑道：「姐姐和二嫂子叫他們小夫妻趁今兒見面罷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李三妹妹，我和你做個現成的大媒。」說著，便拉著李綺走過去，探春抱了蕙哥兒，李綺抱了蘭香，彼此交拜，蕙哥兒只是笑。探春、李綺又抱了他們向李紈、寶釵雙拜。李紈笑道：「這兩個孩子真是天生的一對兒，我都替寶二孀子喜歡。」探春道：「大媽和奶奶給什麼見面禮呢？」李紈便叫碧月去取賈蘭瓊林宴的銀杯給了蕙哥兒，說道：「願你也像你哥哥早早高中，玉堂歸娶。」寶釵從髻上取下一枝累珠翠鳳釵遞給邢岫煙道：「這就算我們的聘禮罷。」

正在逗笑，丫環們回道：「姐兒回來了。」巧姐進來，先見了平兒，方和眾人見禮。說道：「我急得什麼似的，偏是僱的車，那騾子只是走不快，這時候才趕到，可不遲了麼？」李紈道：「你來得正好，大家還沒拜織女呢。」巧姐也把帶來的幾籠子蠅蠅，送給哥兒們玩，又抱著菖哥兒，逗他玩了一回。

李紈見人已到齊，便催著丫環們把蜘蛛盒子擺上，各人標個暗記。一面供上瓜果蓮藕，點起畫燭，熱著沉檀，眾人都依次拜了。只惜春不拜，笑道：「你們乞巧，我只守拙。」探春道：

「玩的事，何必這們認真！」湘雲笑道：「守拙也好，回頭把傻大姐兒請出來，你多拜幾拜就是了。」說得眾人大笑。那些丫環們跟著也拜了。各人拿個繡針，在水碗裡扔下，看他的影子：有像棒錘的，有像秤鈞的，也有像筆管的，各自猜想。語聲一住，那蠅蠅便咯咯的亂叫。探春嫌吵，把供過的果子分給孩子們，說道：「你們帶回去玩罷。」奶子丫環們便哄著他們先自回去。這裡眾人也有三三兩兩到園中隨意走走，看些秋色。

有些懶散的，只在綴錦閣中閒話。或是拿出隨身鏡盒勻脂撲粉。

等到傍晚，大家揭起蜘蛛盒細看，少的只網了一兩絲，也有網不成形的。只寶琴的像個八角，李紈的像冰紋，探春的像方勝，寶釵的像個如意，那蘭香的剛好網成了一朵蘭花，花心花瓣都有。眾人都道：「到底是仙女臨凡，比眾不同的。」李紈吩咐丫環們把這些蜘蛛放在青棵上，別傷了他。大家在簾前看了一回蘭花，探春道：「剛才人多了，蘭花的香一點聞不見。此刻才香出來。」邢岫煙道：「蘭花本是好靜的，所以比作君子。」薛寶琴道：「常言說的春蘭秋菊，咱們起過菊社，何不再起個蘭社呢？」寶釵道：「若起蘭花社，再編出問蘭、簪蘭、蘭影、蘭夢各種題目，不但牽強，也決做不好。」李紈邀大家同至藕香榭坐席。那時候荷花開過，還有新開的晚荷，三朵兩朵的隱在綠雲堆裡，更顯得亭亭有致。大家傳籌行酒，流連至初更方散。

巧姐不及出城，只得在平兒處住下。平兒和他說鳳姐此番托夢，如何追恨既往，如何懸念目前。巧姐聽得傷心，直哭了一夜。

賈璉那晚正在城外請吏部的人，打點選缺之事。他早就捐復了同知，又加捐花樣，本來可以望選的。只因賈珍托他看家，所以並沒去投供。這回聽說賈蓉要回來了，便想趁此打點出去。

賈蘭雖是吏部堂官，到了選缺，還在司官、經承們手裡。這幾天拜了兩個司官，又和經承們在像姑下處宴會，就為此事。那天因夜晚了，不得趕進城來。第二天方得與巧姐見面，問知巧姐家庭和睦，也替他喜歡。又勸他姑爺捐個京官，出來歷練。

巧姐笑道：「他也捐了個中書科，可那會做官哪，別叫他出來打嘴了。」

又過了兩天，賈蓉從南陽來到。賈蓉先得了信，通知賈璉同在寧府等候。聽說蓉哥兒到了，便一同迎了出去。只見賈蓉滿面風塵，見著賈璉連忙請安道：「二叔這回多受累了。我父親本要替您想法子過班的，您一定不要，姪兒好好的買個丫頭孝敬二叔罷。」賈璉笑道：「我兩頭跑跑算什麼！倒虧得你蓄兄弟一直在這裡釘著，他和齡官那件事，你早點替他辦了罷。」

「賈蓉道：「這事早就該辦的。我和我父親說了，已經打發人帶了款子替他辦去了。蓄兄弟怎麼謝我呢？」說罷，瞅著賈璉一笑。賈璉謝了賈蓉，又拜謝賈璉。賈璉笑道：「我只替你們傳傳話，也值得一謝麼！」

璉蓉二人又陪著賈蓉進去見尤氏，尤氏自是歡喜。說道：

「你去了幾年，官是升了，臉上可改了樣兒了。」賈蓉道：「臉上比先瘦些，身子倒還結實。」尤氏道：「若不是我盡著寫信催你，你爺還不放你回來呢！家裡現放著兩三個世職，你媳婦還沒添養，這不是一件要緊的事麼？」又問姨娘們到那裡可好，又細問賈珍的起居和襄南的情形，說了好一會兒，方同璉蓉二人退下。那賈蓉在營裡受了幾年辛苦，回到家中，自見舒服。卻只歇了幾天，又要趕到灤陽去。不知為的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■

